



巢湖岸边草原美

吴明亮

天是那种被湖水洗过的蓝，澄澈得像要滴下水来；地却不是惯常的城市景致，而是起伏的、茸茸的绿，一直铺展到水天相接处，与另一片更阔大的、闪着碎金光斑碧色的巢湖水连在了一起。这便是岸上草原了，一片在巢湖臂弯里生长出来的——岸上草原了。

我走上草坡的脊线，风就满了。这风是从湖上吹来的，带了水汽的、清凌凌的风。坡顶的草被吹得一片片伏下去，又一片片扬起来，仿佛一块巨大的、有呼吸的绿绸。我坐下来，草茎柔软地托着我，空气里有青草被太阳晒过后，那种微甜又带点土腥的、蓬松的香味。远处，巢湖安静地躺着，浩浩汤汤，水天莫辨。阳光在水面铺了一条碎银子缀成的、摇荡不定的路，一直通到望不见的云脚下。偶有白色的水鸟，拖着长长的影子，从这条光路上静静地滑过去，便成了这无边的静谧里，一个会动的标点。

看着这湖，心里便悠悠地浮起那古老的传说来。古时这里原是陆地，有个焦姓的母亲，为救乡邻，引开恶龙，最终陷地成湖。那该是怎样一种决绝的勇敢与慈爱，让大地也为之动容，敞开心扉，化作这一片烟波，来安放她的魂魄？此刻，风过湖上，那粼粼的波光，是她在轻轻喘息么？那拍岸的微澜，是她不眠的叮咛么？这岸上的草，想必是饮着她的故事，才生得这样丰茂，这样柔韧，风来便低首，风过又挺直，是湖的性情，也是这片土地上子民的性情了。

这草原的美，是一种“不设防”的美。城市中心精致的公园里，是盆景、是文章，有匠心和章法。这里却是信笔的写意。草是主角，恣意地绿着，高高低低，深深浅浅。坡顶的草短而密，像新絮的绿毡；坡脚的草长而疏，风来时便舞成一片绿烟。最可爱是那几处洼地，积着一小汪、一小汪的亮光，是前几日的雨留下的镜子，将天上的流云、飞鸟，都陶陶地吞进去，又恬静地吐出来。没有栏杆，没有“请勿入内”的牌子，只有一条条被人时光走出来的、土黄色的小径，像绿绸子上几道随意的褶皱，引着你去向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

这便引得人来了。坡下，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童在放风筝。那彩色的蝴蝶与鲤鱼，在蓝得透亮的天空里，摇摇摆摆地升高，孩子的笑声也跟着升高，脆生生地洒了一草地。近处，三两个学生模样的男女，铺开一张格子布，上面散着些书本、零食，他们并不怎么说话，只是或坐或卧，眯着眼睛看

天，看湖，享受着这奢侈的、被阳光与湖风充满的闲暇。远处，有恋人相依的背影，成了这绿色画布上一个温柔的剪影。在这里，人人都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，松弛的、自得的，与这草、这湖、这天，融成一体。这便是“岸上草原”的妙处了，它不拒绝人烟，它用一片坦荡的绿，将人从方盒般的楼宇里“引渡”出来，安放在天地之间，让人记起自己原是自然的一部分。

我沿着草坡，信步向湖边走去。脚下的草渐渐湿软，空气里的水汽也重了，混着些水草和贝类的、微腥的气息。湖水轻轻地舔着岸，那声音是极低极匀的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像大地沉睡时安稳的鼻息。蹲下身，水是清的，能看见底下圆润的卵石，和缕缕柳条随着水波，袅袅地摇。这温柔的湖水，谁能想到，在它沉静的面容下，藏着那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传说呢？然而此刻，传说已化成了风，化成了波光，化成了我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。灾难与牺牲，最终被时光酿成了无言的、博大的美，滋养着岸上的生生不息。

日头渐渐西斜，给西天的云镶上了金与红的边。那光倒映在湖上，将半面湖水都染成了暖暖的、流动的琥珀色。回望草原，绿意被暮色调和得更加沉静、更加深邃。坡上的人们，开始收拾起行囊，身影被拉得很长。人声渐渐稀了，而风声、湖声、归鸟的鸣叫声，便清晰起来，成了天地间的主调。这时草原，不想归去的人群、奔跑嬉戏的孩子们、湖水、湖心里忽隐忽现的姥山，共同构成了铺在大地上的一幅灵动的山水画卷。

我起身，拍拍衣上的草屑，也不忍归去。心里是满的，又仿佛是空的——满的是这一下午的湖光草色，空的是那些来时沾在心上、说不清的尘埃。这巢湖岸上的草原，不像名山大川，要人去仰视、去征服。它只是那样平易地、舒展地躺在那里，以它无边的绿，拥抱着湖水，也拥抱着每一个到来的人。它告诉你，美有时不必在远方，不必是奇崛的、险峻的；美可以是家门口一片坦荡的绿意，是传说沉淀后的一片温柔水色，是你愿意坐下来、一个午后，是风过时，草叶与你心头同时响起的那一声轻轻的、满足的叹息。

归途上，回望那片已融入暮色的苍茫的绿与蓝，我知道，那湖、那草、那风，连同那个古老的、关于牺牲与爱的传说，都已静静地住进了我的心里。往后在城里倦了、闷了的时候，心便可以循着那青草的气息，回到这片岸边来，做一次绿色的深呼吸。

行走

孤山访梅

程耀恺

梅树在《诗经》里生长几千年了，梅花却喜欢与雪花结伴而来，正所谓：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然而，春寒料峭之时，落到别的树上的是雪，落到梅枝上的才是花。梅与雪，怎么就同来不同归呢！在杭州，立春前一周访梅，最占先机。杭州的梅花，品种多的是超山，然而有点远，不远的是西溪，西溪的梅花很迷人，却比不上孤山之梅，自在而独树一帜，不言而灵通万物。孤山上的梅花，集中在林社、放鹤亭、鲁迅铜像、中山纪念亭那一带，以宫粉、江梅、绿萼、细枝朱砂为主，300株左右，有散栽的，也有成片的。

登放鹤亭，从北山街过来，经苏小小墓、西泠桥，直取孤山北路，或者从湖滨那边切入，跨过断桥、穿行白堤，从孤山公园正门，拾级而上。有宋以来，孤山上的梅花，与一个人并一首诗，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人是林和靖，诗是他的《梅花诗》（又名《山园小梅》）。林是浙江奉化人，于宋真宗时，旅居杭州孤山，二十年间隐逸此山，足不及城市，种梅养鹤，自谓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。常驾小船游湖上，若有客至，童子放鹤，林见鹤即归。其《梅花诗》中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辞清丽优雅，不仅将梅花的气质风姿，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更把作者对梅花的一往情深，和盘托出。

上山访梅的人，要一看梅花，二拜林墓，三咏林诗，其三者缺一不可，否则，就是在浅处戏水，在雾里看花。很久之前，阿爸家住在凯旋路，要去孤山，须翻越清泰立交桥，然后由官巷口、解放路，一直往西，抵达湖滨，再从白堤上进入孤山。1973年在杭州过年，又赶上克林弟结婚，一家人忙得团团转，我却忙里偷闲，独自去了孤山访梅。疏影横斜，梅枝与梅花，协同创造了一场跨季节的浪漫；暗香浮动，其中泳涵无数生命的密码，令人陶醉。阿爸谢世之后，去杭州就住到克秀那里。克秀家在外东山弄，过了岳坟，便看见孤山，步行不用十分钟，就来到上山的石阶前。因为访梅与春节，总是联系在一起，所以，次数是记不清了，但是每次的感受，都有不同。我与孤山之梅，大有相看两不厌之况味。2014年伊始，1月份暖冬，2月初暴雪。梅花喜欢漫天雪，我亦乐于雪里访梅，于是急赴杭州，在城站下车，要了网约车，迳奔孤山。转瞬间，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的景象，豁然呈现眼前。梅花与雪花交相辉映，空气中弥漫着不可思议的安谧。

寒香飘来，引我登山，未到放鹤亭，山石率确，十几株细枝朱砂，艳若胭脂，分外妖娆，映着雪色，玲珑剔透。忽见树下有两个女孩子，一递一口对诗：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看那两个孩子，觉得既可爱又可笑。雪正下着，花正开着，不抓紧发现，抓紧体味，脑子却任凭古人跑马，要跑马，跑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也略胜一筹，大约还是太稚嫩，不谙世情物理吧。在孤山上盘桓两小时之后，方才下山，此时克秀在亚特兰大，我便踏上归程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不过，这很符合我的行事风格：“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”都说孤山之梅，得“孤”字神韵，绝世而孤标。实则梅花依青山而面绿水，山因梅而增秀，梅因山而添幽。更可喜之处，山与梅之外，又来了一个山人隐士，又添了几只翩翩仙鹤，所以，我侪后世之人，到孤山访梅，无异于短暂做一回林和靖，与山、与梅、与鹤，做知心朋友，结不解之缘。

杜甫的“诗史”

余汉辰

杜甫本来想写历史，因为不能直接写历史，便换种思路，以诸多文体变体为突破，写下了“诗史”。这份选择的底色，是他不变的初心——像古代采诗官那样，体察百姓的真实境遇，把阶级鸿沟下的民生疾苦、百姓颠沛，都真切地记录下来，让后人能窥见大唐盛世落幕里的人间真相。这份坚守，便是他真实的创作底色。

隋唐律令明确禁止个人修史，私撰国史属重罪，这是当时文人不敢触碰的红线。杜甫深知其中利害，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不困于“想写不能写”的局限，主动借鉴《诗经》的写实与讽喻精髓，不做简单承袭，而以“革新为复古”的思路，结合自身记事需求，融合古采诗官的民生视角与汉魏乐府的叙事手法，为传统抒情诗注入“纪实内核”。这种跨界融合的创新，让诗歌跳出单纯言志抒情的范畴，既能传递情感，又能精准定格具体历史场景。

杜甫的主观能动性，藏在了具体诗句的创新里，正如东坡所言，“杜诗似太史公书”，兼具史的严谨与诗的张力。他不照搬《诗经》“饥者歌其食”的内核，而是针对性升级——把抽象讽喻转化为可感的生活场景，再借鉴乐府“叙事言情”的技巧，不拘于“诗只

抒情、史才纪实”的固有分界。《丽人行》以白描手法还原权贵宴游场景，既藏讽喻又留史实；《石壕吏》《新婚别》则聚焦老妇、新婚女等小人物，用个体遭遇串联时代苦难。别人以诗寄情，他以诗为民生发声，这种“诗史互文”的写法，既是对古文学的创造性转化，也为后来纪实诗开辟了明确路径。

这份主观与能动性的融合，藏着朴素的知行合一与权责担当。杜甫既知采诗官“记录民间真实”的核心，也知私修国史的禁忌，他基于现实的“知”；不弃纪实初心，便以古文学为根基，通过借鉴创新重塑诗歌体裁，记录百姓苦难与时代动荡，这是他落地生根的“行”。他本无史官之职，却凭着这份主观能动的实践，补齐了官修史书对底层叙事的缺失，用“以诗证史，以诗补史”的实际行动，诠释了藏在笔墨里的文人担当。

杜甫的“诗史”创作，从不是被动成为“诗史作者”，而是主动以诗歌为载体，借着对《诗经》、汉魏乐府的借鉴创新，践行纪实初心。对他而言，“诗史”的生命力，不在于文字华丽，而在这份主动借鉴、按需创新的能动性。那些诗句里的小人物、真境遇，让后人能透过文字，触碰到那个年代真实的民生图景。